

历代史论

历史论

歷代史論卷之八

明太倉張溥論正

大朝

魏分東西

高歡字文泰並一時雄傑其習力各不相有所季求一魏主自孝武西奔天平東立歡泰交戰二一拱手未幾而東者為齊西者為周遂併魏而亡之矣夫高歡討亂其功最盛斛斯構豐臣猜嫌宇文起而乘之篇首敘

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條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眾不及也然歡初剪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勅勅勞無上權勢莫比即跋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椿見其戮喬寧張子期懼不利於已乃謀間之蘇張縱

事不沒高歡之功。以下則反覆明言其光蓋歡之心跡。固不爲純臣若秦之扶君。豈終無畏志。孝武忌歡而出亡。復隙泰而遇國。國君輕去社稷。外依強臣。立虎口而入狼穴。徒爲紛紛幸亦何救於危顛哉。孫執升

歷代史記卷八
橫大兵。歟。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當震主。釁生衆。讒人朝自明。恐蹈天柱。爲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爲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鷲。汝陽王。叔。昭。上所在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鄰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君臣皆密相圖。時事遂至不測。陽高歡表禦荆雍志。窺神鼎情。旣乖違辭。允悖激。卽施之朋友。兄弟尙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歛信用。使擁強兵。爲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泰統岳衆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尒朱

梁討靈太后勸討尔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
策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
强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
歡軍方渡河主即出走泰長用兵知已知彼卽意自衡
量豈謂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
左見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闕爭勝敗軼
魏力僅有空名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
重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
勢兩言可乎臣而失國家強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
轍哉

高氏篡東魏 北齊

篡卿之路執正者戈侯諫者多

雖一時才智亦

復謬附一尤自

於湖運禁廉恥

道喪所從來久

○至後幅幾合

胸膜為之真懣

○高氏行徑大

類司馬但師昭

才能而澄洋庸

劣特以東魏式

穆過於曹氏故

天保改元易於

反掌雖曰庸庸

厚福然威權下

移已非一日履

霜堅冰人主國

當致謹孫執升

以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

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

高歡破爾朱氏落句著老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

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效力用規略震遠幾成

天子然星隕日食敕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

有父風烈嬰兒八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

不聞弑餘祭禍主所忍亦有見識洋外貌不足為澄所輕驅君墳

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諸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

踐何為也司馬司馬氏失多才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既弑髦

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合侯景

翻飛高慎叛拒如司馬印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

無名妄覬九錫。此繇賊臣勸進。彼何能爲師。昭才皆似
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
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子未知所處也。孝武
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岫強不思幹盡。以
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
廷尉也。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畱出舍金
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
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楊愔魏國
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
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

宇文篡西魏 後周

高歡之罪止於江君宇文泰之罪至殺二帝然其為逆則一也歡不敢以弑加泰泰又不欲以篡名洋兩下隱微暗昧總難揭以告人此文特為指出同於漆室一燈。歡泰始事皆作大惡要於其後而改節耳至宇文泰代更易於高於此益歎西魏之無人孰執升

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此為器識。醜部庸下賤出輿。卑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三人不相上下遺醜。獠狡鋒協。同為海內所快。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岳。更緊結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也。歡奉魏靜沒齒。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即弑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藜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蒺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雄案。時常憾泰。遇鳩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瀆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

賀何^{字及}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

臣道猶存今私弑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

泰聞孝武凶問即當為君縞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求鬪

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為君既諱孝武為君即

不敢名泰為弑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

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所為於

是寶炬得立是為文帝然觀其登望嵯峨山慨思脫屣

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

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子欽嗣位泰諸塔握兵泄

其怨謀即廢徙雍州亦遇鳩殛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

以責歡無將逐君不返也泰弑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

靜帝泰亦遠巡而返弒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
君遠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泰第三
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主強則好
雄觀覲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
歡就泰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
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卽不幸而變慎毋輕棄故土以身
託人哉。

侯景之亂

侯景初爲北鎮灰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
陽入弒景率私衆見榮被親在命驅河內生擒葛榮以
到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爲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卽降

反覆天性四字
是侯景一生行
狀蓋景既殘酷
又極狡猾方其
在魏已東西奔
馳梁武輕愛其

降棄羣策而不
用貪以取敗一
編已極醜詎此
雖專罪侯景而
於梁武亦不少
怨茲招致黠賊
禍亂矣擾白骨
成聚千里絕烟
追待人謀正以
見毒流所自也
探本窮源亦無
利意孫執升

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
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
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為已患貽書綢繆
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殮扶輪之效辭命雖苦然景非
為虐節不足移景心樂毅燕士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厚厚金匱懼一
傷缺顧內懷妖夢外惑詭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
景再戰敗比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
帝聞驚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卮捧盈水趨走
如目長跋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
害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與魏和兩利並存甚於魚
人之收蚌鷸孰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

言坐使景與梁鬪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若何鄱陽

王範請舉合肥之衆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合

勝景

邵陵王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卽

景師統臺城旦暮不保范桃棒之降宜受而卻之景軍

行事悔遣已愧

飢僞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爲

可醜

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爲賊所用溧陽公主

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噉食帝男女衆多半黨於景逆

言之痛

賊之禍加以骨肉天下事尙忍言乎跛奴方敗於紹宗

窮困無歸劉神茂怨韋黯劾襲壽陽遂播毒天下後景

敗巴丘復據東陽應江陵景生獲之身糜剉確神茂負

禍患皆其自取

景景負武帝暴尸骸骨禍患一轍夫復何言陳留王偉

侯景倡亂梁氏諸王多逆者有之觀望者有之互相賊殺者有之有此三憂亂已莫救自蕭繹受命於齊蕭簪入朝於魏魏人絡繹智力淵明先後得立而竟

不學人也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而殂簡文聽由項琵琶而死賊皆田偉厥躬災割猶有餘德亂賊之悲情之言
景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即呼石闕飲力胡豆彼實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泰清損攘酷逾犬戎人謀不臧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辟哉既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即城潰不守作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

為齊清後梁晉
傳歸及琮至隋
而國廢雖歷世
較長然本朝倫
喪臣僕他人頗
至此不如無生
王子出迺景其
若是孫執升

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起義君父急難
則闔閭之讐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
及乃頓留武城翺翔不進殺蕭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
陽王訐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
王讐猶是也張纘憐人私怨構讐杜陽王慥無故見殺
讐訐不平治師抗刃讐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讐
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
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嚙臂
園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
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讐夫已知之矣湘東
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其言

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鬪而魏兵入晉。
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帝年可
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梁亡已兆。岳陽
憤結於鵲鵠。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
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
何哉。

西魏取蜀

荆益之變。始於
圓正之見。囚其
失在繹成。於圓
照之東下。其失
在紀至兄弟。尋
戈魏乘其隙。對
遲過入自散。開
楊乾運楊法琛

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罕登公
位。紀先啟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任。帝謂天
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
張僧繇至蜀。圖真狀貌。委以安壤。懷彼朝夕。武陵愛子

潛謀通款而蜀竟不守起手敘紀得封蜀之由以下皆罪其失策蓋紀斬於外諸子死亡惟圖蕭副守成都師眾迎降得遇禮接梁武愛紀其子畢竟得估一着使宜。梁武以蜀全紀紀竟不欲自全爭國身殞天險失恃所言不審禍患旋及可勿慎諸升孫執

非羣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憺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後竟懸憺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賁。曷異乎。侯景未滅。先卽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行。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助。然王敦祇花。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理沙洲。乃椎牀歎吒。何晚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強盛。侯景旣平。束身歸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者無處冒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性忌嶠方之許。卽折而旆。旆未志聲討乎。然當日地勢蜀居其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敵湘東。亂離之餘。自



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親內惑。圓炤進退。失據。
 身殉全冀。地為魏有。圓滿軀分。燔正啖臂。二江三峽之。
 悲。莫同。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誤。餐絕。屬孺子。
 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炤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
 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蕭勃據嶺南

蕭勃倡義不勇。陳父兄之忠勤。特以嫌隙竊據。一方初非有與。復之志前路皆。罪勃之詞至結。特許其達正此。亦對羣盜而為。言耳。要之如蕭。勃者。要知大義。

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
 稱治。兄勵仁孝忠主。為廣州長城。勸勵謀誅侯景事不。
 成而死。以彼懿親。合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
 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
 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合。